



袁仲一在兵马俑考古现场

众的喜爱。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历经沧桑的兵马俑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原来地下土木结构的宏伟建筑，如今已变成被焚后倒塌的废墟；原来披坚执锐、排列整齐的兵马俑群，如今已变成有的倒卧、有的互相依偎，好像战后的小憩。考古发掘现场所展现的这种多彩多姿、变化万千的场景，像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深思。”袁仲一回忆道。

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

对袁仲一他们来说，兵马俑遗址像一部厚重的秦文化史书，蕴含着各种各样古文化的信息。

当他们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谜底时，对秦俑身上的英勇之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知。他们在史书中看到一段记述秦军重装步兵“陡跑科头，贯颐奋戟者，至不可胜计”的文字，“陡跑”即腾跳踊跃；“科头”是说摘去头盔。这样不怕死、勇于作战的重装步兵，其数量众多，不可胜计。

破解谜团的过程即是袁仲一与秦俑对话的过程，这种对话是一种深沉而细腻的审视。从骑兵的选拔、他们的服饰装束、武器装备，种种细节都能看到这支英勇之风貌。

发现的惊喜越来越多，袁仲一想探索的课题也越来越多。他赞叹，立射俑的姿态“可谓是古代持弩射击战

术动作的最形象的标本，对研究古代军事史具有重要的意义”。他穿越时空致敬伟大的工匠：“秦始皇陵兵马俑塑造了和真人、真马大小相似的兵马俑群，以磅礴之势震惊世界，可谓史无前例。它是雕塑艺术的宝库，东方艺术的明珠。”

秦俑艺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写实的艺术风格，它在整体布局上模拟秦军的编列，约8000件与真人、真马大小相似的陶俑、陶马，一列列、一行行排列有序，部伍严整，像个庞大的地下军团，场面壮观，气势磅礴，令人心灵震撼。在构图思路，它不是塑造秦军与敌人英勇格斗的场面，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车马仪仗的出行，而是捕捉了严阵以待、整装待发的情景。7000多个手持实战兵器的武士俑肃然伫立、斗志昂扬；战车的四马已驾，攒蹄欲行；骑兵的战马奋鬣扬尾，跃跃欲战。那十百为群、百千成阵的千军万马，凝聚着摇山撼海之力，是秦人信念、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。


“这种模拟三军的宏大构图，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，具有纪念碑式的宏阔意境。”袁仲一感叹道。

如今兵马俑已享誉世界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。

穿越千年的对话，贯穿了秦俑发现的五十年，也贯穿了袁仲一的一生。他说：“考古工作就是不断探索，不断地从未知中获得新知，寻寻觅觅，永无止期。”

五十年来，除对兵马俑坑进行勘探和发掘外，几代秦俑考古人还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勘探，先后又发现了铜车马坑、马厩坑、珍禽异兽坑、石铠甲坑、铜禽坑、百戏俑坑及各种各样的府藏坑等共180余座。另外，还发现各种墓葬500余座，以及大量的宫殿建筑和附属建筑遗址。“整个陵园像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。”袁仲一说。

几十年后，考古队员张占民提起恩师袁仲一等第一代考古人，那种敬佩之情依然无以言表：“袁先生那一代人真的不容易。他一生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情。如果不是袁先生他们那一代考古人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，兵马俑早期发掘的这些资料没办法整理出来。”

张占民脑海里关于秦俑早期勘探发掘的记忆，浓缩在了一个具体的画面当中：“那时候，袁先生整天拿着本子在坑里。深夜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。”

（本文图片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提供，特此致谢！）

参考资料

[1]袁仲一：《秦兵马俑》，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23（5）。